

張溥年譜

齊魯書社

K825.6/82

张溥年谱

蒋逸雪 著

2085829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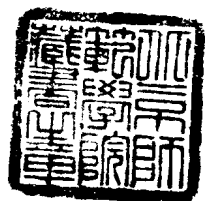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858297

齐鲁书社

一九八二年·济南



853297

张溥年谱

蒋逸雪 著

*

齐鲁书社出版发行

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4.25印张 92千字

1982年2月第1版 1982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000

书号 10206·50

定价 0.5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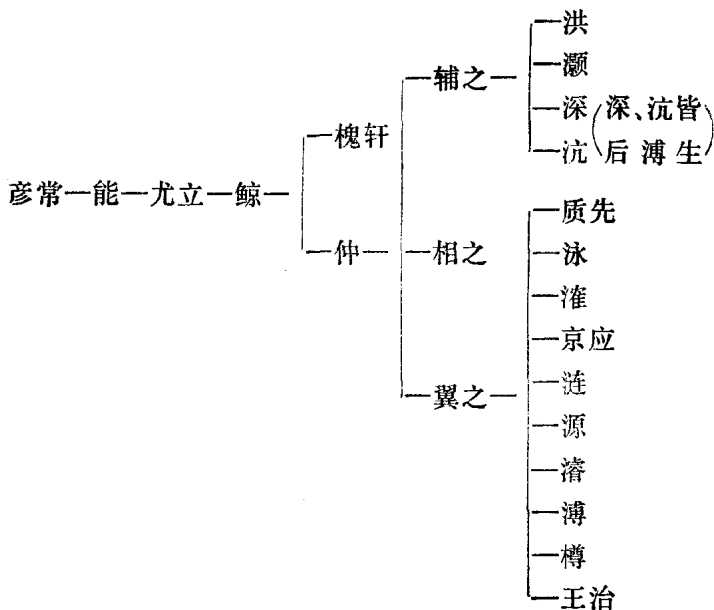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张溥年谱.....	1
附 本谱参考书目.....	60
附 复社姓氏考订.....	62
后记	130

明神宗万历三十年，壬寅(公元1602)，三月二十三日，生于太仓。

张氏名溥，初字乾度，改字天如，号西铭，苏之太仓州人也。曾祖鲸。祖仲，娶于方，生三子：长辅之，南京工部尚书；次相之，夭；又次翼之，字尔谟，号虚宇，溥之父也。娶陆，继潘。侧室三：叶、汪、金。溥，金出。兄弟十人，溥居八。门房称为十者，以尚书诸子亦列入雁行也。

附世系表：



是年，王世贞卒已十三年。

世贞，太仓人。文宗秦汉，诗法盛唐，人虽云亡，而流风未沫，溥之诗文受其影响甚巨。

《七录斋诗文合集。王文肃课孙稿序》：“嘉靖之季，文尚弘邈，吾娄相国（王锡爵）起而昌大其事，观斯备矣。当时称述大家者，咸云：‘琅邪（王世贞）探放六艺，大原（锡爵）综切义理。’两家嶽嶽儒林间，四方车盖辐辏其乡，童子歌谣，丈人播说，未能先也。”又《王子彦稿序》：“予生时晚，不及从琅邪王氏两先生游，则闻之长老云：‘元美（世贞）先生广大，敬美（名世懋，世贞弟）先生方严。’辄私心想见之。”

友人张采已七岁。

采字受先，与溥同里，溥居西郊，采居南郊，人称西张、南张，合称两张先生。溥平生友好，推采为最。《明史·张溥传》，采附。

杨廷枢已八岁。

廷枢，长洲人，字维斗，与溥共倡复社，契合无间。《七录斋近集·杨年伯母侯太孺人六十序》：“溥自丙寅以迄庚午，出入必与维斗俱，明经、贤书二录，亦幸同列名，驰驱江浒，徘徊京国，风雨鸡鸣，论议不倦。”

吴应箕已九岁。

《明史》：“吴应箕，字次尾，贵池人，善今古文，意气横厉一世。阮大铖以附党削籍，侨居南京，联络南北附当失职诸人，劫持当道，应箕与无锡顾杲、桐城左国才、芜湖沈士柱、余姚黄宗羲、长洲杨廷枢等为《留都防乱公揭》讨之，列名者百四十余人，皆复社诸生也。”《楼山堂全集》

有《感事赠天如虎邱》诗。

黄道周已十八岁。

道周曾为溥撰墓志，中有“公之退退而死，则亦维余之故也”之语。

姚希孟已二十四岁。

文震孟已二十九岁。

《合集》有《寿文湛持先生六十序》。

高攀龙已四十一岁，顾宪成已五十三岁。

万历三十一年，癸卯(1603)。二岁。

万历三十二年，甲辰(1604)。三岁。

十月，顾宪成讲学东林书院。

《明亡述略》(作者佚名)：“顾泾阳、高景逸讲学东林，海内士大夫多从之游，故魏忠贤诬为东林党；而复社则杨维斗、张天如倡之，以踵东林者也。”

万历三十三年，乙巳(1605)。四岁。

万历三十四年，丙午(1606)。五岁。

门人吴继善生。

吴伟业《志衍传》：“予年十四，识志衍，志衍长于予三岁。”伟业生己酉，故知志衍生丙午。志衍，继善字也。伟业《哭志衍诗》，中有“煌煌张夫子，斯文绍濂洛，五经叩钟镛，百家垂矩矱，海内走其门，鞍马填城郭”之句，想见门墙之盛。

万历三十五年，丁未(1607)。六岁。

从刘振溪学。

张采《庶常天如张公行状》：“蒙师刘振溪死，公操文哭祭，约管子士琬，卜地成葬，岁卹其妻若子。”入塾似初从振溪也。

是年，宋玫生。

玫字文玉，别号九青，莱阳人，诗文与溥齐名，郑澹石诗云：“剖斗折衡为文章，天下姿东与莱阳。”

万历三十六年，戊申(1608)。七岁。

日诵数千言。

《行状》：“公六七岁，奇慧，不逐童戏，兄弟中间童戏，独正目视，亡预。晨佩管遫，从师受读，日可数千言。暮反，揖虚字公所，或呼问：‘今日何书？’琅琅不休，虚字公绝怜爱。”

六月，友人陈子龙生。

万历三十七年，己酉(1609)。八岁。

门人吴伟业生。

伟业字骏公，号梅村，与张氏同里，门墙之中，此为高弟。

万历三十八年，庚戌(1610)。九岁。

万历三十九年，辛亥(1611)。十岁。

万历四十年，壬子(1612)。十一岁。

受业于张露生。

《合集》卷三《张露生师稿》：予年十一，从先生学文字，时粗解把笔，先生谓为可教，时称述于先子。”《行状》：“我自遇露生张师，始获黄童誉，师生亦佩知己哉！”

五月，顾宪成卒。

万历四十一年，癸丑(1613)。十二岁。

万历四十二年，甲寅(1614)。十三岁。

万历四十三年，乙卯(1615)。十四岁。

万历四十四年，丙辰(1616)。十五岁。

家庭间多隐痛，虚宇唯望子之有成，溥刻励承志。

虚宇长兄辅之，官工部尚书，位虽显，而无裨于弟，且时有凌夺事，后更纵其门客豪奴与虚宇讼争，虚宇郁郁而死，溥每痛心焉。《合集》卷六《先考虚宇府君行状》：“先君尝择地为首丘计，已墨食矣，形家言其善，司空闻之，欲而不言，先君知之，即推予，曰：‘兄胡不言？子孙一也。何彼此为！’同里张某，敖宕坏产，售地于先君，先予二百金，司空美其上映，先君即裂契归之，亦不征所予。……门下某者，能星家言，晓箏歌。初贫无家，夜止佛寺中，隆冬不能具茧絮，先君见之心动，召与语，给以衣食，葺数椽居之。引与司空游，司空喜其滑柔，置诸座客，得日亲近。某复请于先君，愿治生产为长久，先君与司空各贷以五百金。既而司空征五百金，某尽输之；独欲负先君以自肥，即诳先君曰：‘某既洗室归大人，所余止妇筐中麻

耳!’先君笑而听之。某终不自安，惧日后无以应，与大奴某某谋所以中先君，遂日夜短先君于司空，微伺声色，谬播扬于人，于是詖人曹、韩、二陆之伦稍稍出矣。曹固旧家，又饶于贸聚，三十年前，曾鬻水田百余亩于先君，田故蒔，弗治，先君伐材缮屋，募农市牛种，更十余年始易，计耕植之费，视田值三倍，难于设辞。韩为先君故人子，韩父歿而不殓，先君多予之金，仅偿地一亩，欲言不得其端。陆游公卿门，父子皆州诸生，有瘠下田五十亩，无所售，陆强先君之友劝售，得高值，券书粲新，不可以讼，某与二奴啖之，曰：‘若第言，当为内助，即不得胜，可获大利。’詖人摇于利，即登先君门，攘衣求斗，先君敛容下之。詖人计穷，即诬讼于州大夫……先君既历忧患，日延师傅，躬教挹，以望子之有成……然先君摧辱之时，子虽多，大者二十余岁，少者仅八九岁，无一人奋声激昂，稍借爵位气势援先君于祸患，遂至症结著心，闭映横涕，溘然长往，良可恻也！”陆士仪《复社纪略》：“翼之子十人，溥以婢出，不为宗党所重，辅之家人遇之尤无礼，尝造事倾陷于翼之，溥洒血书壁，曰：‘不报仇奴，非人子也！’奴闻而笑曰：‘塌蒲屨儿何能为！’溥饮泣，乃刻苦读书，无分昼夜，尝雪夜已就寝，复兴，露顶坐而晓，因病薨。”

万历四十五年，丁巳（1617）。十六岁。

四月，丧父。

《先考虚宇府君行状》：“先君生于嘉靖丙辰之四月三日，歿于万历丁巳之四月四日，享年六十有二。”张采谓溥“十五岁丧父”，当以自述者为信。

是年，奉母金出居西郭，颜其室曰七录斋。

万斯同《明史稿》：“溥幼嗜学，所读书必手钞，钞已，朗诵一过，即焚之，又钞，如是者六七，始已。或问：‘何勤苦乃尔？’曰：‘聊用强记，何留滞心目为！’用是，右手握管处，指掌咸成茧，数日辄割去。冬月手皴，日沃汤数次。其勤学若是。后名读书之斋曰七录，以此也。”（卷286下）按王祖畬《太仓州志》，谓七录斋在今西门内兴福桥东。

万历四十六年，戊午（1618）。十七岁。

友人侯方域生。

方域，商邱人，字朝宗，甲申以后，居于南都，与桐城方以智、如皋冒襄、宜兴陈贞慧称四公子，以清议自持，作复社之嗣响。《壮悔堂文集》有《答张天如书》。

万历四十七年，己未（1619）。十八岁。

光宗泰昌元年，庚申（1620）。十九岁。

补博士弟子。

《行状》：“十九，补博士弟子，声闻籍甚，交一时名贤，志为大儒。”

是年，始与张采定交。

张采《祭天如兄文》：“忆弟交兄，始庚申。”

熹宗天启元年，辛酉（1621）。二十岁。

与邑人顾梦麟游。

《近集·寿顾岫云先生七十叙》：“麟士结茆凤里，室仅盈丈，题曰织帘，粪除洁清，花木四植，余每登临其堂，旬日忘返。”

天启二年，壬戌(1622)。二十一岁。

吴伟业入弟子籍。

陈廷敬《吴梅村先生墓表》：“少聪敏，年十四，能属文，里中张西铭先生以文章提倡后学，四方走其门，必投文为贄，不当意，即谢弗内。有嘉定富人子窃先生塾中稿数十篇投西铭，西铭读之大惊，后知为先生作，因延至家。”顾湄《吴梅村先生行状》：“下笔顷刻数千言，时经生家崇尚俗学，先生独好三史，西铭张公见而叹曰：‘文章正印，其在子矣！’因留受业，相率为通今博古之学。”又《太仓州志》引吴梅村之言曰：“余初第时，不知诗，而多求赠者，因转乞吾师西铭，西铭一日漫题云：‘半夜挑灯梦伏羲。’异而问之。西铭曰：‘尔不知诗，何用索解！’因退而讲声韵之学。”案梅村一生之成就在诗，其来盖有自矣。

天启三年，癸亥(1623)。二十二岁。

张采至七录斋共学。

张采《祭天如兄文》：“岁既癸亥，延我七录斋，逮丁卯，凡五年中，兄每辰出，夜分或过子刻入，两人形影相依，声息相接，乐善规过，互推畏友。时设疑难，必尔我畅怀，归于大理。金母从窗户窥听，每称：‘二子不但勤学，乃从未见愔容嬉色。’嗟夫！两人而同胞，亦可不愧友于也。”

访周钟于金沙。

《复社纪略》：“介生（周钟字）敏颖绝伦，角卯时，五车万卷无留牍矣，诗文緼緼万言，有倚马之目。……时三吴文社人人自炫，溥一不之省，独与张采订交……闻周介生倡教金沙，负笈造谒，三人一见，相得甚欢，辨难五昼夜，订盟乃别。”《近集·陈母应太夫人七十寿序》：“介生十八九岁即提挈文坛，法言法行，远迹从风。”《合集·房稿表经序》：“去介生居五百里，动静语言，若与之应。”足征契合之深矣。吴伟业《复社纪事》：“先生初以少，长兄事介生，既显贵，倾介生客，顾修旧节唯谨，于事必先介生，而已为之下，介生亦不以贫贱故，少有抑损，世称友道，以周张为难。”案周氏为金沙大族，钟兄铨，字简臣，从兄镳，字仲驭，与钟并有才名。李自成入北京，其相牛金星与钟有旧，钟往尝设教中州侯恪家。金星，卢氏人，常与过从，钦其文采，至是，《劝进表》，《下江南檄》，一以委之。往士多以是丑钟，而兼病张氏无知人之鉴。但清人计东祇倚钟于王维、郑虔（见其《上吴伟业书》），近人朱倓且谓其贤于龚鼎孳、梁清标、孙承泽、陈名夏诸人远甚（见《明季南应社考》），今则更无论矣。观点不同，是非岂易判定，以此病张氏，毋乃近于深文。

天启四年，甲子（1624）。二十三岁。

创应社于苏。

朱彝尊《静志居诗话》：“文社始于天启甲子，合吴郡、金沙、携李仅十有一人：张溥天如，张采来章，杨廷枢维斗，杨彝子常，顾梦麟麟士，朱隗云子，王启荣惠常，周铨简臣，周钟介生，吴昌时来之，钱旂彦林，分主五经文字之

选。”《合集·五经征文序》：“应社之始立也，所以志于尊经复古者，盖其志也。是以《五经》之选，义各有托：子常、麟士主《诗》；维斗、来之、彦林主《书》；简臣、介生主《春秋》；受先、惠常主《礼》；溥与云子则主《易》，振振然白其意于天下。”案明以制艺取士，士子咸思厚自濯磨，以求副功令，师友研讨，结为文社。万历、天启间，文章之归，豫章、莱阳、吴中称鼎峙。豫章为陈大士际泰、罗文止万藻、章大力世纯、艾千子南英辈；莱阳则宋玖九青父子兄弟；吴中则溥与周钟、张采诸人也。吴伟业云：“余幼执经张西铭先生门，即知莱阳之文章，与东吴、豫章璫簪应和。”（《梅村文集》卷一《宋玉叔诗文集序》）应社为吴中文社之雄，张氏倡之，以气节为重，衡艺论文，实馀事耳。《合集·正风俗议》：风俗之不古也，士子为甚。逆珰之乱，献谄造祠者，倡于松江；奴酋之横，开城乞降者，见于永平。于是天下争言士子之变，沦胥已极，几甚于尧时之洪水，周初之猛兽。要之，此其人不足以谓之士子也。其人虽含气之属，久绝于生民之理。名之以人，而人不与；归之于地，而地不受；苟欲列而谓之士子，则天下之为士者惧矣。”《诗经应社序》：“应社之始立也，盖其难哉！成于数人之志，而后渐广以天下之意……此数人者，度德考行，未尝急于求世之知，而世多予之。其所以予之者，何也？则以其诚也。无意于名，而有其实，不婴念于富贵贫贱，当其既至，皆有以不乱。是故先与乎其人，后与乎其文，为人之道，有一不及于正者，则辞之而不敢就。既与其人，而文或有未至者，则必申之以正，因其材之所命而乐其有成，是以邪辟之意无所形之于文，而四方之欲交此数人者，尝

观其文而即知其人之无伪，则定社之大指也。”《房书艺志序》：“予素不乐观时文，近益畏之，间以文质难者，读未尽三四义，辄欠伸欲睡。”综观上文，当知社固以文会友，然张氏所重，则在彼而不在此。

《明季南应社考》：“应社之初起，颇以读书为事，如张溥、朱隗主《易》，杨廷枢、钱旂主《书》，杨彝、顾梦麟主《诗》，张采、王启荣主《礼记》，周铨、周钟主《春秋》。其后推广而为复社，其法传于浙江，余姚黄宗羲讲学于鄞，有五经会，又名讲经会，万斯大、斯同兄弟皆预焉。斯大有言：‘非通诸经，不能通一经；非悟传注之失，则不能通经；非以经释经，则无由悟传注之失（黄宗羲《南雷文约》卷一《万充宗墓志铭》）。故一人专一经，而月为会讲，各出所长，以相灌输切磨，则五经皆通，而所专之经，更能精深独到，此清代经学所以发达也。追溯其源，则五经应社虽以评骘五经制义为主，然张溥、张采、杨廷枢、杨彝、顾梦麟等皆有经注（张采有《周礼合解》18卷，杨廷枢有《易论》1卷，杨彝有《四书大全节要》及《四书说约》20卷（说约与顾梦麟合撰），顾梦麟有《诗经说约》28卷，《四书十一经通考》20卷，《重订说约》20卷。张氏经注多种，见后），则其提倡风气之功不可没也。”又曰：“应社之人，多明夷夏之防。夏允彝、陈子龙、吴应箕皆举兵抗清，事败而死，而应箕之死犹烈。杨廷枢因门人戴之儒佐吴胜兆军抗清，事败，连廷枢，巡抚重其人，命之剃发，廷枢曰：‘砍头事小，剃发事大。’临刑大声曰：‘生为大明人’，首坠地，复曰：‘死为大明鬼’（逸雪案：首坠则不能作声，当系刀已加颈之际，犹复大声疾呼，首落，余音犹未散也）。此非临大

节而不可夺者耶！徐汧以清兵渡江，自沉于虎邱之后河，语人曰：‘留此不屈膝不剃头之身，以见先人于地下。’一老仆随之同死。钱旂与陈子龙交最厚，卒同其祸，与其壻夏完淳（允彝子）同死江宁。沈士柱古冠大带，不遵虏服制，被杀，藁葬凤台门外，妻妾三人同殉。蒋德璟以清兵至泉州，不食卒，或曰吞金死。陈元纶于福京破后，从容不食死。此九公者，其死难不同，要其不臣异族，其死皆可与日月争光焉。杨彝于明亡之后，杜门不出，终身力学不仕。顾梦麟桑海以后，断迹城市。朱隗晚岁当贡，隐居不出。吴有涯于南都破，浙东兵溃后，削发为僧，隐邓尉山，久之返故里，当事请一见，不可，幽忧发病，不言不出，十余年卒。刘城于鼎革后，隐于峡川，完发以卒。万应隆于鼎革后，尝一赴会试，未终场而出，筑玉屏园以居。故交多达官，屡劝之仕，弗应，茹蔬衣褐，又三十余年而卒。沈寿民避阮大铖党狱，变姓名，入金华山中，国亡，遂不返，采薇藿充食。故交陈名夏仕清入阁，将特疏荐寿民，使人寓书，寿民对使焚之，答书曰：‘凡今欲征仆荐仆者，直欲死仆者也。’名夏乃止。黎元宽于明亡之后，绝意不仕，有荐之者，以母老固辞，年八十以寿终。此八子者，虽未尝殉国，然义不臣虏，其志节亦有足多者。其他或前死，或隐没无闻。要之，应社中人殆无一降虏者，此可为应社生色者也”（见北京大学《国学季刊》2卷3号）。案有清学术之盛，超越前代，人皆以倡导之功归诸亭林、梨洲。《静志居诗话》：“复社诸君多以文章经济自负，韵语不甚专心，若桐城之方密之、钱幼光、周农父，华亭之陈卧子，吴江之吴日生，长洲之陈玉立，昆山之顾宁人，是皆娴群雅而继

国风者欤？”梨洲与溥过从，见本谱崇祯七年。然集体治学，分工互助之法，明季应社实为先河，故张氏亦百世之师也。应社初仅十一人，其后请入者日众。《复社纪略》：“贵池吴应箕，吴门徐鸣时，合七郡十三子之文为匡社，行世已久，后合于应社。”周钟《应社社目》并将徐汧、荆艮、吴有涯、夏允彝、陈子龙、陈元纶、蒋德璟等人列入，声应气求，主持清议，俨然成一政党，其后更广而为复社，旗帜益鲜明矣。诸人于鼎革之际，或杀身以成仁，或采薇而高隐，亮节清风，照耀异代，其人因学养深淳，各有所守，而当时张氏激扬、倡导，尤有重要之关系焉。

天启五年，乙丑(1625)。二十四岁

治学益力。

《近集·顾麟士四书说约序》：“予口诵笔记，笺满篱壁。暑月，置大甕，纳两足，漏尽毕读。或讥为迂阔，塞耳若不闻者。”张采所为《行状》：“公同余读书时，见公解粽设汤，误渍墨，口辅尽黑，余笑，公终不觉。夜深灯尽，窗照如白日，疑天遂明，视庭中，则雪深一尺。”

七月，吏科都给事魏大中卒于狱。

《合集》卷五有《祭魏廓园先生文》。

十月，收抚友人沈承之遗孤。

王家桢《研堂见闻杂录》：“吾娄有沈君烈者，名承，才士也，试辄高等，三居第一，声价蔚起，四方高才皆与结社，竟于甲子下第死，年四十余。未几，妻薄氏（少君）死，一子襁褓，天如张公时为诸生，怜而育之。”按承有《即山集》，溥曾序之，中云：“甲子孟冬，吾友君烈大别，……